

爱在高原

■孙晓青

8月,是阿里高原最好的季节,也是新藏公路山洪和泥石流的多发时段。查汗只身离开巴州,开始了一波三折的旅程。第一次从叶城搭便车上山,翻过库地达坂后遇到山洪暴发,车辆受阻,她不得不返回叶城。过了几天,听说山道路疏通了,她马上找了一辆便车上山,结果仍不走运,洪水冲断了红柳滩前面的一座桥梁,再次把她阻挡在阿里的大门之外。在红柳滩道班住了10天,眼看通车无望,她只好随同下山的车又一次回到叶城。

如果是一般人,遇到这种情况也许就放弃了。可查汗的血管里流淌着土耳其人的血液,祖先心向祖国、万里东归的英雄气概赋予她坚韧不拔的基因:到阿里去,纵使有天大的困难,也要走到恋人的身边。就这样,她在叶城又等了9天,终于第三次踏上走向阿里的旅程。

也许是天意,她拦了一辆军车,驾驶员恰恰是乔龙巴图带过的情。行程变得顺畅了。查汗坐在驾驶室里,默默地数着路过的里程碑,每天数,每天记,每闪过一个数字,她就觉得离恋人近了一点,又近了一点。数到1080的时候,狮泉河到了。接下来再搭车去札达,当她在札达打通达巴边防连的电话时,乔龙巴图喜出望外:“你怎么上来啦?”

一言难尽,查汗眼泪哗哗的。三十多天云和月,数千里路尘与土。这一路,姑娘历尽艰辛,同时也真切地体验到阿里军人的不易。

达巴边防连官兵像迎接蒙古公主一样,先用连队的卡车把查汗从札达接来,然后在连队门口请她下车,以最高礼遇将她扶上马背,敲锣打鼓地迎进营院。据说,她是第一个走进达巴的边防军人的未婚妻。

那几年,达巴连的官兵热衷于植树造林,绿化营区。到2001年,营区已经有1000多棵树了,其中就有这几位军嫂亲手栽种的。她们和连队官兵一样,虽然早晚也会离开,但情系高原的爱意早已融入这片绿色,生生不息。

三

无论在哪个部队,军嫂们都是军营中令人敬重的女性。尤其在关键时刻,军嫂们的举动往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。

在一次战备行动中,某边防团司令部协理员彭庆军带队巡逻时因战马受惊被摔下马背,造成左大腿粉碎性骨折。开始,他以为只是肌肉拉伤,坚持不离岗,没想到伤情越来越严重,等到妻子张丽君闻讯赶上山,眼前的情景把她吓坏了:丈夫躺在地铺上,胡子又黑又长,面容消瘦苍白,腿肿得像水桶一般粗。然而,眼泪流过之后,她变得格外坚强。为了不让团领导分心,她谢绝了团里的照顾,把丈夫送进医院,一个人在家和医院之间两头跑,把患病的老人、年幼的孩子以及受伤的丈夫都照顾得十分妥帖。她说:“国家有事,庆军坚决要求上一线,摔伤后也没有退却,这让我感到欣慰,感到骄傲。作为边防军人的妻子,爱丈夫,就要爱丈夫的事业,就要支持丈夫守好边防。现在,他因公负伤了,照顾好他是我义务,更是我的责任。”

后来,南疆军区组织先进单位和人事迹报告会,张丽君被克孜勒苏军分区推荐发言。谁知,她通篇很少讲自

己,却将军嫂的群体形象展现在全区官兵面前。她说,现在军区部队还有几千名官兵日夜守卫在风雪高原上,他们才是最可爱、最可敬的人。有一句话说得好:每一位成功男人的背后,都站立着一位坚强的女性。我不敢说我是坚强的,但是我敢说,我和我的军嫂姐妹们,完全可以结成边关军人最可信赖的一道坚强无私的后盾。

写到这里,我不能不停下笔来——起身,立正,向这些可敬可爱的军嫂,敬一个军礼,道一声珍重!

四

值得致敬的还有连长李海刚和军嫂杨军红。对于他俩的故事,官兵既津津乐道,又不免嘀咕:咱们连长只是一个普通的边防军人,而嫂子是上海名牌大学的研究员,他们的婚姻靠谱吗?

我认识李海刚的时候,他是空喀山口边防连的连长,他的妻子杨军红和他是高中同学。我猜想,李连长读书时,可能聪明又顽皮,信奉“好男儿志在四方”,但学习成绩一般,而杨同学肯定是学霸。李海刚到喀喇昆仑山当兵那年,杨同学考上郑州大学;李海刚上军校,当排长、连长,杨同学又考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专业攻读硕士;我离开南疆不久,听说李海刚晋升为副营长,而杨同学则成为华东师大的教授。

应该说,他们共同经营的比翼齐飞的异地恋,是非常励志的故事,不存在谁高谁低、般配不般配的问题。

两地分居当然苦,学霸遇到生活中的难题,也会感到很无助,暗自垂泪。那时,边地电话不畅,他们主要靠写信,不停地写,你一封,我一封,在信中倾诉思念,憧憬人生,结果不仅加深了感情,而且把分居的痛苦转化成追求事业的动力。从恋爱到结婚,再到婚后生活,他们的“两地书”积累了数百封。李海刚说,这是他们的宝贵财富,从中可以看出两人相知相恋的情感互动,更能看到天各一方的共同成长。他想,有朝一日一定要把这些情书编印出来,永远保存下去。

用李海刚的话说,杨军红对他的爱是基于对军人的爱。婚后,女硕士先后3次来队探亲。第一次来的时候,团里请她教家属区的小孩子英语。她欣然同意,教一帮学龄前儿童学会了英语儿歌和简单会话。春节联欢晚会上,孩子们进行了表演,而晚会主持人正是李海刚和杨军红。后来,杨老师的授课对象变成了李海刚连队的兵。她教战士们学习英语的国际音标、双语会话,包括巡逻执勤时遇到外军如何用英语应对。战士们感觉很新鲜,都爱学。

杨军红确实喜欢部队,喜欢军人。1999年,李海刚又上山了。当时,杨军红在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当英语老师,知道山上特别苦,便发动学生给戍边官兵写信。连队官兵前后收到20多封,写信的多是女孩子,有两个姑娘还寄来了照片。那段时间,每当有军车上,战士们就问:有没有信?有没有郑州寄来的?如果有几封,甭管谁收,一律分享,连队就像过节一样。

李海刚还有一个感觉,作为军嫂,妻子已经融入部队了。每次来队,她都会找战士谈心,教英语时,也会把思想工作融会进去。有一次她去团部,看到团里的哨兵军姿挺拔,回来便问李海刚:“你

们连怎么样?”海刚让她自己看。她果真留意观察,发现不比团部的差。几天后,她感慨地对连队官兵说:“地方人员不可能进入营区来了解你们,他们只能看到哨兵。哨兵就是连队的形象,你们的军装、军姿,就是你们的门面、价值、荣誉。我很羡慕你们,你们也应该珍惜。”

她还向战士们解释“知识资本”是怎么回事,讲学习的重要性。战士大多是农村出来的,在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下,有的看重大款,有的羡慕那些发家致富的专业户。杨军红告诉他们,千万不要轻视知识,最终要靠知识立身做人。

杨军红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读研后,李海刚去上海探亲。听说来了一位边防连长,学校有关部门请他们两口子吃饭,还邀请了杨军红的导师和几位教授。席间,有人提议每人讲一个故事。别人讲的大多是在国外留学、奋斗、爱国的经历。轮到李海刚时,他放下筷子,平静地讲起神仙湾、空喀山口,讲起南疆高原上那些让他刻骨铭心的人和事。餐桌上一片寂静,李海刚讲完后,一位教授动情地说:“没想到,英雄就在我们身边。”

学校有关部门的同志问李海刚,能不能把这些故事讲给战士们讲一讲?李海刚答应了。过了两天,在学校的多媒体报告厅,李连长给近百名博士、硕士做了一次《今日国门卫士》的演讲,内容包括缺氧的滋味、巡逻的艰辛、寂寞的感觉、奉献的乐趣等。其间,听众席上不少人听得热泪滂沱。事后,学校团委还把录音带拿到各个系播放,让更多的学生见识了当代戍边人的风采。

我问李海刚:“面对那么多博士、硕士,你不打怵吗?”

“一点也不怵。虽然他们学历很高,可我这个中专生并不感到自卑。”李海刚说,“我是军人,讲的全是身边人身边事,让那些生活在大都市的青年了解解咱们的高原、咱们的边关,我感到很自豪。”

“杨军红也去听你的演讲了吗?”

“听了。她坐在最后一排,连头都不敢抬。”

“杨老师是怎么评价的?”

李海刚挠着自己的脑袋,不好意思地笑了:“她说我学问不高,悟性挺高。”我点头认可:“你们过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。”

“没错。我不止一次对她媳妇说:你有你的生活,我有我的天空。”李海刚兴奋起来,他所说的“天空”,是指天文点和空喀山口等高海拔边防连驻守的区域,简称“天空防线”。

离别的日子里,杨军红经常给丈夫寄书,包括《管理学》《教育学》等。李海刚在带兵实践中,也摸索着改变管理教育的方式方法。他特别向我强调:受媳妇的影响,他也在改变。岳父岳母都是老大学生,家里虽然不算富有,但日子过得平静、和谐。而他是在农村长大的,以前没见过什么世面,现在对知识价值的认识提高了,愿意向有知识的人靠近,多学一点东西。

从飞机上俯瞰高原,我曾惊叹大自然的造物神奇:漠风如沙砾,打磨出山的壮阔;流水似刻刀,雕刻出山的褶皱。军嫂是什么呢?这些可敬可爱的女性,以她们特有的温柔、体贴、坚韧和韧性,不仅中和、消解着高原环境的严酷,而且参与了对新时期高原军人的塑造。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我们站在村子最下沿,身前是数百米深的峡谷,身后是村庄,散落的民居延伸到山坡很高的地方,连接着莽莽苍苍的密林。奇异的是,峡谷彼面与此面是几乎复制的地形,同有一座村庄藏匿其间,与我们所在的村子遥遥相望。如果没有峡谷隔断,两者合在一起,恰若一艘巨船。我们的站立点海拔1100米,距谷底垂直落差400余米,两边山脉巍峨。峡谷空旷静寂,天空瓦蓝瓦蓝,几朵慵懒的白云仿佛入睡了,停停在山巅之上,一动不动。从谷底到山顶,除去占比很小的黄褐色耕地、星星点点的白色民房,漫山都是由浅绿到深黛的植被,海拔最高地带颜色略显灰淡,春天应该刚刚抵达。

从山下的乡政府所在地沿着一条狭窄险峻的之字形公路向上爬去,转过一道山脊,到达半山处,山势豁然敞亮,一座村子魔法般呈现在眼前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实在难以想象这悬崖峭壁之上,竟然还隐藏着人烟。脚下的峡谷名曰当阳大峡谷,奇峰壁立,幽深如幻境。风自谷内呼呼吹来,满是温馨和暖的春日气息。

我们所在的村落叫红槽村,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扶贫之行亲临此地,能否有机会知晓它的存在都是未知数。当阳乡地处巫山县最北端,属大巴山脉,西邻巫溪县兰英乡(同样有个比较出名的兰英大峡谷),北与东侧为声名赫赫的湖北省神农架林区。我想,自古以来带有梦幻色彩的“巫山云雨”,它应该也是其中代表。

工作在这里的人看起来年轻,一问却也或过或近不惑之年。书记、乡长都有县乡机关基层工作经历,来当阳任职有多年。见面伊始,从新农村建设、脱贫攻坚重任使命,到产业发展规划、美好前景展望,再到当阳独特的自然景观、风土人情、历史传说等,二人不停做着介绍,兴致颇高。从他们口中,我得知全乡已经整体脱贫,现处于巩固提高阶段。说实话,这样的环境条件能够有这样的成就,实属不易。

春阳照耀着山川峡谷,那些大片耕作过的土地与浅色民居泛着金黄色的光辉。红米与黑土豆是村里的两大特色农产品,壮实的土豆苗长势喜人。随行的该村农业合作社创始人胡华是一名退伍军人,35岁,身材敦实,脸庞黑红,浑身透出一股精明实干的劲头,脸上总是挂着给人好感的谦和笑容。他退伍后,曾多年在沿海打工并奋斗到管理岗位。三年前,他带着外地妻子及年幼的孩子们回到家乡,开始在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上打拚。他说,选择回来的理由,在于当下政策好,政府对农村农民是真心实意的扶持,同时自己在黑土豆和红米种植上看到了发展契机。我问,去年收入多少?胡华答道,黑土豆300余亩,亩产1000至1200斤,每斤价格5元;红米20余亩,亩产300斤左右,每斤近30元。大多是网销,供不应求。我说,收入还是可观的啰!他满意地笑道,还可以。指着村前一大片较为平整的土地,他今年计划再把300亩地改为水田,扩大红米种植规模,预期效益可观。

不远处就是几丘水汪汪明镜般的稻田,我注意到有两位农人一直在田地里专心致志着秧苗。我说:“走,看看他们。”同行的县人武部政委兼该乡脱贫攻坚指挥部组长,已经记不得来过多少次。他说:“那人好像是老王,两个儿子在外打工,只有他和老伴在村里。他就是他第一个与胡华合作种植红米,尝到甜头后,其他人才踊跃加入进来的。”

我们走上田埂。钟政委朝老人喊道:“老王,王叔叔,休息一下!”

红槽村的春天

■杨智华

农人直起腰来,是一位老者,脸上布满岁月风霜刻下的道道皱纹。他抬起头,一脸笑意地向我们招手。

“还认得到我不?”钟政委朗声笑问。“政委嘛!哪个不认识呢,你又来了。”老人没有丝毫讶异,乐呵呵地回答。我问道:“老人家,您多大年纪了?还种田吗?”

“70,我今年刚满70,老啰!不过种田种地现在还行。”老人充满自信。

“70岁了?真看不出呢!”我说。

“是啊!”老人打开话匣子,有些兴奋,“现在日子好,我跟你讲,说得不好听点,都舍不得死。我们村里几个老家伙都这样说,真的。”说完爽朗地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我很受触动,“老人家,将来还会更好,过去那个年代你们肯定过了很多苦日子,现在应该好好享受才是。”

“是啊,从来没见过现在会这么好,国家政策好,又有这么多人来帮助我们。”“我们帮助你们是应该的,我们是一家人”,钟政委很认真地回答,又逗乐式地说,“你教育得怎么样了,要不我来帮你?”

“你不得行,你不得行”,老人一听,连连摆着手,“你不是干这个的。”

大家都笑了起来。我很喜欢与农民无拘无束地聊天,他们的话语是来自大地的声音,真实而质朴。家长里短聊了一会儿,我们与老人告别。

沿着田地边新修的混凝土便道,我们向村子走去。远远地看到村中一棵高大的苹果树一身雪白,在夕阳下分外耀眼。它们共同织染着宁静的山乡的春色。

村子里,正用晚餐的一户人家见我们走近,有些不好意思地停下碗箸。性格开朗的钟政委与他们认识,又是一番谈笑。其中一人正是胡华的妻子。她自江西远嫁而来,如今选择留守在山村创业。夫妻二人成立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,还办起了民宿。乡长告诉我,旅游也是当阳乡打造的重点项目,因为独特的自然环境,近年来一年四季都有游客前来观光度假。

在胡家院中坐下小憩片刻,我们喝了清冽的山泉,初步讨论了参与帮扶的项目与措施。此时太阳已转到大山背后,天色渐渐暗了下来,群山与村庄落入淡淡的暮霭中。我们登车启程离开,把红槽村和属于它的春天留在了大山之上。不久之后,我想我还会来,期待着。

那几口空空的麦缸还孤寂地搁在那里,缸底长满了霉苔,炽热的阳光也只能在香椿树和鸟儿身上跳跃了。

新麦子入仓后,一部分置换成家庭开支以及我们的新衣服、书本费,剩下的就成了口粮,这时满屋子开始散发出质丝丝的麦香。母亲心灵手巧,善于调剂生活。她用刚磨出来的麦子面制作面老虎、面燕子、面钱龙、面鱼、面荷叶等。在村子里,每到暑假我都要帮母亲晒麦子。太阳像一根根针,直刺得头皮发烫发木。我总是极不情愿地爬到麦缸里,一瓢一瓢地舀,母亲就一簸箕一簸箕地接。把缸舀空了,母亲给我擦擦身上的汗,再在灶门口用铝勺子给我炒个鸡蛋,哄着我吃了鸡蛋后到炕上歇着,接着她又开始默不作声地拾掇自己的营生。她一觉醒来,已过晌午,窗外烈日当空,只见母亲正在太阳底下端着簸箕娴熟有节奏地簸着麦子,稗子、麦糠、秸秆等随着簸箕的上下扇动,被一股劲儿扇了出来,簸箕里留下的是金灿灿的麦粒。母亲满脸通红,汗如雨下,热极了,干脆把已经洗得透亮的衬衫脱下来,光着半个瘪瘦弱的身子,继续奋力地扇啊,搓啊,颠啊……年复一年,母亲白皙的脸上红褐色的晒斑渐渐裂开,一头乌黑的秀发越发灰白,硬挺直直的腰板越来越弯曲了。到如今,院子里只剩下

半,半个钟头的工夫就重复翻搅一遍。烈日下,母亲一会儿就大汗淋漓,双脚奇痒。那时,每到暑假我都要帮母亲晒麦子。太阳像一根根针,直刺得头皮发烫发木。我总是极不情愿地爬到麦缸里,一瓢一瓢地舀,母亲就一簸箕一簸箕地接。把缸舀空了,母亲给我擦擦身上的汗,再在灶门口用铝勺子给我炒个鸡蛋,哄着我吃了鸡蛋后到炕上歇着,接着她又开始默不作声地拾掇自己的营生。她一觉醒来,已过晌午,窗外烈日当空,只见母亲正在太阳底下端着簸箕娴熟有节奏地簸着麦子,稗子、麦糠、秸秆等随着簸箕的上下扇动,被一股劲儿扇了出来,簸箕里留下的是金灿灿的麦粒。母亲满脸通红,汗如雨下,热极了,干脆把已经洗得透亮的衬衫脱下来,光着半个瘪瘦弱的身子,继续奋力地扇啊,搓啊,颠啊……年复一年,母亲白皙的脸上红褐色的晒斑渐渐裂开,一头乌黑的秀发越发灰白,硬挺直直的腰板越来越弯曲了。到如今,院子里只剩下

麦浪滚滚,山河无恙。有泥土般厚重的自信,有麦穗一样饱满的情怀,脚踏实地向前走,生活生命的原野何愁不会愈发蓬勃热烈!



雪线之上(中国画) 陆干波作



长征

第4879期

乡情一缕

温暖乡愁,深情凝望

小满过后,暖风熏人。葱郁青翠的石榴树镶满一颗颗红宝石,在柏油路两边燃烧升腾,氤氲着浓郁的夏的气息。我回到了故乡,只想看看麦浪翻滚的样子。

车在蔚蓝的天空下行驶,夏初的葳蕤袒露在旷野上,故乡大地蓬勃着一派生机。

自从参军入伍,近30年了,我离故乡与庄稼,已渐行渐远。眼前这片一望无际的滚滚麦浪,之于我,既熟悉又陌生。熟悉,是因为它哺育我成长,须臾不可分离;陌生,就像对待自己土地一般沉默寡言的父母一样,在拥有他们的日子里,几乎从来没有仔仔细细地端详过他们的音容笑貌,只是一味地索取。

往田垄深处走去,小麦散发的清香和着土地的芬芳沁入心脾,四周都是绿里泛黄的麦田。微风吹过,麦叶沙沙作响,麦浪起伏起伏,绸缎般绵延向远方,又像春风吹皱一泓池水。而此时最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那些不起眼的、曾经玉成麦子走向金黄的麦花。麦子抽穗后就次第开花。和姹紫嫣红的其他植物的花不同,麦花极简约、极朴素,像朴实的乡村

麦浪情思

■逢锦科

少女。微风拂过,麦浪推着麦浪。看,此刻一穗穗麦子多像一大群少数民族姑娘,她们头带桂冠,耳坠银饰,手拉手,肩并肩,笑靥灿烂,矫若游龙,正在投入一场声势浩大的舞蹈。

我站在麦田深处,深吸阵阵浓郁的麦香,思绪也漫溢开来。

割小麦是庄稼人一年中最累的农活,“过一个麦季,脱一层皮”。但,回想起来,恐怕比割麦子更苦更累的活是晒麦子。打完麦子,秸秆垛成垛,扬场完,车推肩扛把新麦子运回家,父亲带着哥哥、姐姐再急急忙忙地回到地里抢墒犁耙,安插好秋作物,然后又匆匆返回村里的建筑工地,剩下的家庭重担就全落在母亲身上了。新麦子打下来后,要经过连续几天的暴晒才能不生虫不发霉。等太阳把地面晒得灼烫,母亲就把旧草席或旧被单铺在地上,然后踩着凳子,趴在缸沿上,一瓢一瓢把麦子舀出来,倒在地上均匀摊开,再光着脚板双脚交替向前挪动,把麦子犁成麦